

「好心」室效應

◆ 撰文 / 林碧玉

隨著科技的進步，分子生物醫學的演進，人體奧妙的結構以及細胞的組成與運作逐步解構；接著，振奮醫界的基因解碼，在這二十世紀末與二十一世紀初解開醫學之惑。醫療科技飛旋躍進，實非八零年代奔走於台大長廊，初窺醫學殿堂時可以預料得到。

記得當年，隨著杜院長的腳步，走遍台大各個角落，杜院長指著位於門口附近一間小辦公室，說這是血牛匯集處，並訴說著職業血牛的種種辛酸，聽著不由為血牛心疼不已，也為病患著急。可見得當年捐血尚未普及，洗腎、換腎也顯得艱困，更遑論換心、換肝等器官移植；尤其抗排斥藥物效果不彰，在在考驗著移植醫師的能力與智慧，而心臟內科的氣球擴張術，也只是起步階段而已。

時光飛逝，十八年了，醫學的飛躍令人炫目，慈濟醫療團隊也不落醫界之後，在醫學的長河中，正緊鑼密鼓運用再生醫學之觀念，將擬丟棄無用的組織培養各類幹細胞，透過動物實驗藉以修補各類神經或器官功能，深信人體試驗時程指日可待，病患不再仰賴器官捐贈的時代很快到來。

不由得憶起啓業後第二年，醫師的缺乏與動盪，好不容易一位優秀年輕醫師

來支援，他不希望放棄研究工作，又考量在佛教醫院的慈濟提倡的是慈悲，如何能做動物實驗，能做研究呢？於是前往精舍請教上人對於研究的看法，上人仔細傾聽醫師的訴說後，為動物請命是否可以不用動物實驗？醫師說明短期內無替代性，於是上人慈悲的說：「動物真無辜啊！要為人類的生命做犧牲，是大菩薩也！請您若能在做動物實驗前，以尊敬、感恩的態度，對動物說感恩動物對人類的奉獻，我不但願意支持，並願意為廣大的生命所需，代為承擔此殺生之業障。」如此胸襟如此悲願，如何不令人動容？不肅然起敬呢？這正是慈濟醫療志業推動研究的最佳後盾，也是慈濟醫療志業緊緊扣住世界醫療脈動的要因。

記得尚未推動興建醫院時，每月一次的委員聯誼會，討論的內容是全省各地的貧病個案，生活的補助、醫療的協助；當時，埔里的徐居士報告一位個案車禍受傷，在民俗接骨師處就醫，治療數月未見起色，全家陷入困境。上人鼓勵徐居士，應該將病患轉到西醫骨科治療，這在當時對絕大部分社會大眾而言，是非常不可思議與先進的建言，而這邏輯更是來自一位出家的師父，若非有絕對之智慧與勇氣，豈能為之？當年

徐居士不以爲然，仍堅持支持病患在民俗診所住院，直到 上人行腳前往草屯探視仍無起色，堅決協助轉往醫院治療，獲得治癒，才讓徐居士信服。

而後來慈院籌建啓業後， 上人積極推動引進中醫在慈院服務，希望推動中西醫之結合，爲病患謀取多一種醫療的選擇，卻無法獲得當時院長及董事們的支持，接著中國醫藥大學中醫系學生們無處實習，前來慈院爭取擔任實習醫師的機會，也無法獲得當時醫師們的支持，歷經多次會議的討論，終於讓少數幾位學生有實習機會。當時與他們共同築夢，期待爲台灣推動中西醫整合醫療，走出舊思維，推動新醫療。

因緣的運轉不可思議，曾文賓院長感冒久久不癒，其夫人勸說服用中藥後改善病情，是圓滿 上人慈院引進中醫的機轉，爲了讓院長相信中醫，以及讓醫界相信中醫具有科學診斷觀念，選任具西醫執照之中醫師，將其送往大陸中醫院訓練，習得精湛中醫之能力後，返回慈院應診，開啓區域與醫學中心設置中醫的先河，接著訂定慈院中醫師訓練辦法，凡學習中醫師者，必須先在西醫接受完整訓練並取得專科醫師執照後，才正式接受中醫之訓練；用雙執照之制度，讓中醫具有實證醫學的觀念，以病

人爲中心之理念，及中西醫整合之新醫學。感恩的是醫界的肯定，紛紛以慈濟模式訓練中醫師，以及開設中醫診療之服務於醫院。

探索溫室效應導致地球的破洞、人類過度的開發導致微生物的反撲，回歸自然似乎是人類共識之必然，「心」室效應將會超越所有的科技與醫療。無論多尖端之科技，預防醫學才是健康的最佳伙伴。

預防醫學中有一大法門，就是恢弘的胸襟，包容的情懷，但願眾生得離苦，願意爲眾生承擔罪業，願意引導眾生迎向光明；慈濟醫療之從業人員，雖汲汲研發新療法，卻也不忘回歸醫者仁者本懷，大家有志一同創造「好心」室效應，深入社區與鄉間送醫療到家，彷彿七零年代攜帶診療包的醫師們往診在鄉里間。

關懷里仁新思維是慈濟最佳服務，科學化、實證化是慈濟最佳傳統。「好心」室效應是尊重自然、降低新疾病的最佳法門，也深信是主流醫療之先驅，更是慈濟醫療同仁們樂於追尋的「好心」。

